

至元通寶行寶鈔

王毅著

灵幽钞伪



王 毅 著

伪钞幽灵

一桩震惊朝野的造假案件

群众出版社



(京)新登字093号

伪钞幽灵

王毅 著

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通县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5.875印张 340千字

1992年2月第1版 1992年2月第1次印刷

ISBN7-5014-0747-9/I·227 定价：7.80元

印数：0001—7000册

这是发生在元朝至正
年间的一起扑朔迷离的案
件.....

目 录

第一章	不寻常的自杀·····	(1)
第二章	造伪的阴影·····	(43)
第三章	系着罪恶的灰胜钱·····	(84)
第四章	踏青时节的鹅湖山·····	(126)
第五章	仓促的灭迹·····	(178)
第六章	莫测的青楼女·····	(189)
第七章	玄秘的遗踪·····	(207)
第八章	刑狱与逃亡·····	(254)
第九章	意外的相逢者·····	(273)
第十章	若隐若现的丝缕·····	(291)
第十一章	玉山之行·····	(315)
第十二章	失算的夜袭·····	(354)
第十三章	嫁祸的企图·····	(373)
第十四章	真相毕露·····	(398)
第十五章	惊心动魄的端午·····	(423)
第十六章	幽灵的覆巢·····	(443)

第一章 不寻常的自杀

一

至正二年的新年似乎刚刚过去，元宵灯节便旋踵而至了。铅山城内大张灯火，几处繁闹地区都扎起了鳌山；倾城士女纷纷涌上街头，纵观游耍。成千上万盏奇巧的花灯与一轮皎洁的明月交相辉映，将铅山的十街九市照耀得如同白昼一般。

此刻，不管是谁也抵御不了这火树银花的上无之夜的诱惑，不能不将自己浸润在灯海人海的汪洋之中，去感受这难得的喧闹，饱览壮观的美景。

人群中，华衣鲜服的、短衫麻履的；缀珠嵌玉的、布衣荆钗的；各色之人挨肩擦膀。赶趁献艺的、吆喝卖货的、买笑追欢的……则时隐时现。人流与彩灯汇成一片神奇的绚烂夺目的潮涌。

“这灯真美！”

在一串晶莹爽澈的珠子灯前，一位亭亭玉立的女郎对身旁携伴同行的青年男子赞道。柔和的光芒将他们周身映得通亮。

这女子生得冰肌玉骨、雪肤兰质；她穿一条水绿罗裙，身上并无奢华饰物，发间也不见珠翠堆盈，淡施铅华的面庞

却丰泽红润，一双明眸顾盼粲然、动人心旌。这女子虽然服饰质朴，但在她身上却依然残留着几缕风流艳冶的痕迹。

她叫小枝梅，曾是沦落风尘的烟花女子。只因一次偶然漂泊到弋阳，与现在身旁的这位英俊青年陈宝童邂逅相遇，二人一见如故，陈宝童立即不惜重金为小枝梅赎了身。此后小枝梅便与陈宝童一起来到了陌生的铅山，住进了文海楼书坊。

小枝梅此时虽被金碧辉煌的热烈场面所陶醉，但她却好像有些心神不定，一双秀目不时地暗暗地巡着人群，似乎在寻觅着什么。而陈宝童却只顾怡然自得地观灯赏景，并未注意到小枝梅的微妙神情。

陈宝童是文海楼书坊的老板。他二十多岁，眉清目秀，仪表堂堂。在他容光焕发的脸上丝毫看不出一点儿经纪人的气质，与其说他是书坊老板，还不如说他是还有几分稚气的秀才更合适。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他面庞上有一块半个铜钱大小的朱砂痣，由左耳际向前伸延到颧弓，看上去就像一片凝结了的血迹。

他穿一件海蓝色暗花袖袍，头戴一顶襁帽。这件袍子穿在他身上虽很合适，但款式却显得相当陈旧了。元朝中后期，汉族士庶的袍衫由于受蒙人等服饰的影响，已一反传统，几乎均已改为左衽式样了；而陈宝童身着的这件袍子却依然是沿袭两宋遗制的右衽，这在至正年间已确属少见了。这件袍子是陈宝童的老泰山留给他的遗物，平日，陈宝童也总喜欢穿在身上。

随着人流，小枝梅与陈宝童来到了大义桥畔的鳌山附近。这里沿街临时搭起的彩棚露屋中、流动小贩的车摊上、

列满了琳琅满目的商品和五花八门的吃食。

从灯毯、花朵、闹蛾、项帕、领抹、幞头，珠翠头面、特髻冠子、衣衫裙袄到文房四宝、古董陈设、鞍辔屏帏，动用器皿等应有尽有；而乳糖圆子、蜜煎蜜果，荔枝膏、桂沉浆、赤赤哈纳，香喷喷的熟灌藕、热腾腾的蟹黄包子、细水滑等各色美味佳肴更是无所不具，真令人眼花缭乱，馋涎欲滴。

挤了半晌，小枝梅的鬓角已被涔涔汗水浸湿，面颊也更加鲜润可爱。陈宝童关切地看看小枝梅，温柔地说道：

“阿贺，累了吧？想吃点什么，我这就去买。”

“我倒不累，”小枝梅舔舔小巧的嘴唇。

“只是走得口干舌燥的，要是有些能解渴的东西才好呢。”

自从到了书坊，小枝梅便更名叫阿贺了。

这时正巧一个叫卖桔香饼、葱管糖的小贩边吆喝，边走来。桔香饼颇能生津止渴，小枝梅平日也很喜欢吃。陈宝童忙唤住小贩，一面讨问价钱，一面掏取钱钞。几张小面额的中统钞刚刚掏出，随之一个红色的扁圆形的东西骨碌碌滚落在地，掉到了小贩脚下。

小贩忙讨好地拾起，递还给陈宝童。原来这是一枚红缎荷包，上面绣着两朵号称“金精雪浪”的白色牡丹，黄萼雪瓣，秀色迎人。荷包的缎面、绣花和垂下的流苏都已失去了光泽。陈宝童赶忙接过，掸去泥土，珍重地收藏好。

小枝梅将一片桔香饼放在鼻下嗅嗅，带苦味的幽香沁人心脾，随后把它放入口中。这桔香饼虽比不上李婆婆点心店的味儿正，但也嚼得满口清冽，渴意顿消。陈宝童到食摊上

买别的小吃去了，小枝梅举目四下张望着，渴望的目光中透出几分焦灼。

突然，在人头攒动后，一张崭新的禁伪告示赫然映入她的眼帘，小枝梅不由浑身战栗了一下。被彩灯簇拥着的禁伪告示格外醒目，白纸黑字、朱红大印，似乎比平日更增添了几分威严和镇慑。这告示是新上任的知州林兴祖颁布的。小枝梅的脸上掠过一层阴霾，她连忙移开了视线。

在这元夕之际，不但斑驳陆离的花灯争奇斗艳，前来赶趁的俳优艺人们也各显奇术异能、争相献技。踏索上竿、吞吃铁球、猴呈百戏、鱼跳刀门、悬丝傀儡、歌舞杂剧等等精湛的表演令人惊喜若狂，一阵阵热烈的喝彩声此起彼伏、络绎不绝。

在一圈密密匝匝的人墙里突然爆出震耳欲聋的叫好声。刚刚回来的陈宝童忙踮起脚探头观看，但什么也没看到。

“阿贺，那里的杂技一定非常精彩，我们快去看看吧。”

他兴致勃勃道。说罢，拉起小枝梅的手便要走。

小枝梅却轻轻抽回了手，摇了摇头。

“我不想挤了，宝童，你去看吧。”

“怎么，你不舒服？你的脸色不大好。……”

“不，我没什么，只是想稍稍歇一歇，有点疲乏。”

这时，又传来一阵热烈的叫好声，小枝梅向人群瞟了一眼，柔声细气地说：

“宝童，你快去看吧，我不要紧的，我就在这儿等着你。”

陈宝童有些按捺不住了。

“阿贺，我只去瞧一眼，马上就回来。”说罢他一头钻进

了人群。

小枝梅微微一笑，随后又缓缓蹙起了细长的双眉，神色逐渐黯淡下来。她下意识地抚弄着腕上的钏子，陷入了沉思。

“是阿贺吧。”

一张骨瘦嶙峋的丑陋面孔蓦然出现在她面前，小枝梅不由一惊。不过当她看清此人后，立刻绽开了笑靥。

“啊，原来是胡老板。”

小枝梅风姿绰约地福了一福。

“阿贺，你看铅山的元夕‘星桥火树’、‘红莲万蕊’，可算是少有的胜景吧。”

这人一双眯缝起来的小眼睛里虽堆满了殷切和善的笑意，但却遮掩不住深藏其间的阴险和狡诈。他叫胡季安，是文海楼书坊的邻居、书坊斜对门的胡记珠宝店的主人。平日他常到书坊中走动，与陈宝童颇为稔熟，与小枝梅也不生疏。

“铅山的元夜的确热闹无比，小妾真是大饱眼福了。”

小枝梅莺声燕语地说道。

“铅山的灯节绝不比大都、杭州等处的逊色，恐怕那些大都市的人到此也要妒忌三分呢。……”胡季安说着，旋即有些疑惑地望着小枝梅。

“阿贺怎么一个人来看灯，宝童贤弟没有来吗？”

“他怎能不来。”小枝梅纤手一指。

“宝童在那边观看杂技百戏呢。”

胡季安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看了看。

“啊，今年的百戏杂技煞是好看，出了不少新鲜花样。

我也再去看看……”

胡季安笑笑，一转身很快就不见了。

大义桥畔的鳌山就像用灯火的珠串织成的一盏巨大的彩灯，瑰丽无比地陈放在人群之中，闪烁着奇光异彩，充溢着迷人魅力。人们在它脚下熙来攘往、川流不息。

小枝梅突然目光一闪，在鳌山下的人丛中她捕捉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顿时她脸上充满生机和喜悦。

那身影也一定发现了她，向这边逐渐靠拢过来，但在保持着一定距离的位置上停了下来。那是一个矫健魁伟的男子。

小枝梅满面春风，炽热的目光脉脉含情地投向他。那男子也同样火热地注视着小枝梅，二人眉目传情，情深意切。他们用目光织成一张绵绵情网，无形地连结在咫尺天涯之间，包裹得严严实实的情欲也在默默之中腾腾燃烧着。

正当他们情意正浓之际，一家蒙古贵族在侍从的前呼后拥中到这里赏灯，冲乱了人群。小枝梅与那男子被隔开了，挤远了；不一会儿，那男子的身影就被人流淹没了。

小枝梅忙翘首搜寻着，忽然身后有人拉了一下她的衣袂，是陈宝童好不容易挤回到她的身旁。紧接着，他们就像一叶扁舟，随波逐浪地被人流卷向了另一侧。小枝梅几次悄悄回眸，但望到的只是黑魑魍的人群。

距他们不远处，有两个人正在暗暗议论。

“喂，伙计，你快看哪！陈宝童身边的那女子就是他前不久赎买来的小粉头。……”

一个沙哑嗓子指给一个胖子说道。

“啊，果然俏丽！真是难得的尤物。这小子艳福不浅

呀！”

胖子的口气酸溜溜的。

“陈宝童是让这狐媚子迷住心窍了，不然怎肯借羊羔贷为她赎身呢。”

“什么，借羊羔贷为她赎身？！”

胖子惊诧不已。

“是啊，听说是向开解典库的‘瞎三儿’借的，数目相当可观，利息也比平常的要高些……”

“这陈宝童是昏了头了吧！——喂，你看哪，我怎么觉得他们俩人生得颇为相像啊！”

“是吗？”沙哑嗓子侧目窥视了片刻，点了点头。

“确是很相像，看来他们是有点缘分，这就叫做‘不是一家人、不入一家门’嘛。”

沙哑嗓子忽然左右看看，更加神秘地压低了声音：

“伙计，告诉你一个奇闻哪……”

“什么奇闻？”

“告诉你，你可不许乱说去。”

“我怎么会去乱说呢，还信不过咱爷们，是什么？”

“……”沙哑嗓子干咳了两声，顿了顿。

“哎呀，别卖关子了，快告诉我吧！”

胖子迫不及待地凑过耳朵，沙哑嗓子悄声说道：

“陈宝童戴了绿头巾啦！……”

“什么，有这种事？！”

“谁骗你，那天……”声音变成了耳语，胖子听得神采飞扬。

“嘿，这才叫‘木匠戴枷，自做自受’呢，花重金买了顶

绿头巾，嘻嘻嘻嘻。”

二人窃笑起来。

此时，陈宝童游兴未减，携伴着宛若天仙的小枝梅玩赏得更开开怀。然而，没过多久，陈宝童竟出人意料地死于非命了。

二

铅山，人烟辐辏，市尘繁华，是江南的一座重镇。

远在汉代，它曾属会稽郡的冶县地。自晋至梁，为建安郡的邵武县；南唐中期，始割上饶、弋阳的若干乡建立铅山，并在铅山设置铅场，借以收利。北宋开宝八年，宋太祖平定江南后，铅山便直隶京师，后又还属信州。元至元二十九年，又割上饶的乾元、永乐、弋阳的新政、善政并与铅山，并将其升为直隶江浙行省的铅山州。

铅山滨临信江，广袤百余里；境内平原广隰，冈峦靡迤，田畴相因，林莽相望。遍及先哲足迹的鹅湖山、州之门户的九石山，盛产铜铅的桂阳山、铜宝山，以及翠色欲滴的黛深山、状元山、芙蓉山等，罗列棋布，林立耸秀。

峰峦之间河川纵横。车盘水、黄檗水、紫溪水、上下渠源水，以及源出含珠山、北合新峰、阳坳二水的含珠河，均汇入贯穿全境的桐源水。

桐源水又名铅山河，是铅山境内的一条主要河流；它南起崇安，经分水关向西北蜿蜒奔流，绕城而过，在汭口处倾入信江。铅山河水宽流急，砰磕汹涌，每遇春涨秋霖，更加激奋如雷，令人寒栗。人畜落水，几难幸免。铅山河宛若一

道白色的闪电，将铅山大地斜劈成两半。

铅山北据两浙，南扼八闽，是沟通闽浙两地的通衢。凡是从这里经过的人们，都不能不跨越横亘其间的铅山河。

滚滚的铅山河上架着一座重要的桥梁，这就是位于城西北隅的大义桥。如果说铅山是贯通浙闽的命脉，那么大义桥就是这条命脉上的咽喉所在。每日里，无以数计的人马车辆源源不断地通过它，去往四面八方。

大义桥曾叫思政桥、通津桥。该桥互四百尺、屋四十楹，将湍急的铅山河拦腰斩断；以往每遇河水暴涨，桥梁经常受损，有时甚至被冲毁。每当桥倾之际，行人只好乘野舟横渡，凶涛恶浪常常倾覆小舟，落水者生还无几，而且尸骨难寻。疾流暗漩往往将尸首卷入信江，葬身鱼腹。

关于大义桥曾有一个古老的传说，相传唐贞元年初，礼部侍郎刘太真守郡时，水患猖獗，桥又倾圮。刘太真立即调集民壮抢修，但因水势甚猛，咆哮怒吼，立石艰难，屡建屡败。正当无计可施时，在鹅湖山上修行的大义禅师突然出现在河畔，他口念戒律，投钵入水，钵盂瞬间化为桥墩，工程才得以进展，不久克竣。后人为缅怀大义禅师，便将此桥更名为“大义桥”了。

由于大义桥重要的地理位置，在它周围逐渐形成了一个花团锦簇的闹市。这里商贾云集、百货汇聚；歌楼酒肆、茶坊酒店鳞次栉比，桥头小贩棚伞相连、摊案相盈、叫卖震天。桥下时有货船顺流驶过，更为这里增添了几分喧闹。

店铺之中有一座酒楼非常引人注目，它座南朝北，面对大义桥。酒楼雕檐映日，画栋飞云，一根望竿高高挑出，上悬一面青旂，迎风猎猎招展。青旂上飞舞着一个巨大的“酒”

字，字体飘逸不凡，颇具仙风道骨。据店主人讲，这面酒旂乃是祖传之宝，上面的“酒”字还是八仙之一的吕洞宾所书。

酒楼檐下一块牌额，上有“桐源楼”三个端庄大字，想必是因面临桐源水而得名了。门首立柱上一副黑漆楹联，上面各缕有五个金字：

飞空却回顾

谢此含春王

据说这也是吕洞宾的手迹。楹联已相当陈旧，字上的金漆有多处已经剥落，和整个酒楼一样，被岁月侵蚀的痕迹清晰可见。

桐源楼的字号虽赫然高悬，但铅山人却不知从何时起都习惯地称它为“含春王”酒楼，或许是由于被吕洞宾称道过的缘故。总之约定俗成，它本来的称号几乎无人提起了。

“含春王”地势优越，铺面宽敞，又有几种绝不外传的自酿醇酒和不少独家经营的精美菜肴，加上一些丰致娉婷的高丽侍婢去往来迎，悉心待客，该酒楼一直生意兴隆，顾客盈门。

就在大义桥头与“含春王”内最热闹的时候，这里突然发生了一起罕见的人命案，顷刻便轰动了铅山城。

刘中行便是与这起人命案有直接关联的人。

刘中行脑满肠肥、大腹便便，一张油光可鉴的胖脸上生着条宽阔的嘴岔和一个扁平的鼻子，最令人难忘的还是他那双既小得出奇、又终年红通通、泪汪汪的眼睛。眼疾使他本来就十分低下的视力更加减弱了。

由于他肥胖，眼睛又有病，所以得了“瞎三儿”^①这样一个雅号。

为了治眼疾，刘中行曾四处求医，但都无济于事。背地里有人挖苦道：这都是他盘剥不义之财的报应。刘中行是一家解典库的老板，钱财对他来说简直如同性命一般，为了钱财他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干得出来。

刘中行除了爱财以外，最大的嗜好就是爱吃了，城里几乎所有的酒楼馆子都被他吃腻了，菜单他可以倒背如流。那些珍馐美味、琼浆玉液都已刺激不起他的胃口，唯独“含春王”自酿的兰生古酒和味道独特的蜜酿蝥蛄、紫苏煮蟹是个例外。

“含春王”的兰生古酒和这两道菜不知是怎么做的，刘中行不但百吃不厌，而且越吃越上瘾，几日不吃，就觉口中无味，不能不去饱餐一顿。因此刘中行每隔三五日必跑一趟含春王，这已形成习惯，刘中行是“含春王”中有规律的常客。

刘中行是专门举放高利贷营生的。高利贷信用在元代极为流行，政府甚至还鼓励殷实富户经营解典，以补官办“广惠库”的不足。无论官办、还是私营的，这种放贷收息的业务统被称做“斡脱业”，刘中行可以说是“斡脱业”中的佼佼者，干这一行他确是得心应手、游刃有余了。

对于民间借贷，官方虽有明文规定，只许收息三分，但实际上收息均超过三分，有的甚至高达一倍以上；而官府往往鞭长莫及，难以辖制，规定实际上不过是一纸空文。在民

①：元朝有个习俗，即肥胖的人被称做“快活三”。

间，“羊羔儿息”高利贷很为普遍。所谓“羊羔儿息”即俗称的“驴打滚”，其利率是第一年本利相等，次年本利总数又翻一倍，如此循环。许多解典库便举放这种高利贷，致使不少负债人到期因偿还不上奇高的利息，而不得不以牛马田宅、乃至妻室儿女相抵；有人甚至被逼上绝路，轻生自杀。这类事屡见不鲜。逼债人最多付一笔烧埋银两，别无一点责任。

刘中行便是放“羊羔儿息”的老手，在他的钱柜里恐怕萦绕着不少冤魂苦鬼。刘中行不但经营解典库，他还在弋阳与一个远亲合开了一片银铺，既打造银器，又兑换金银。这片银铺中十有七成的股份是刘中行的，所以刘中行经常往返于铅山、弋阳之间，去巡视生意，撷分利润。

年前，刘中行一次去弋阳，在那里碰上了文海楼书坊老板陈宝童。刘中行与陈宝童虽无深交，但彼此颇为熟悉。刘中行平日闲暇时，常到各书坊去搜集些言情话本，拿回去茶余饭后聊以解闷。话本越淫秽，描绘越露骨，他越读得津津有味；若是书中夹些春宫绣像，他就更加爱不释手。

刘中行与城里各书坊的老板都厮混得很熟，陈宝童自然也不例外。另外，由于刘中行与胡记珠宝店的主人胡季安是老相识，胡季安从中引荐，所以刘中行与陈宝童的关系比其他书坊老板更近一些。刘中行还曾求陈宝童为他刻过一枚印章，附庸风雅地玩味了好久。

与陈宝童相遇后，还未及寒暄，陈宝童便急匆匆地向刘中行借一笔巨款，说是立等急用；但却闪烁其词，不愿说明用途。经再三询问，陈宝童才道出是要为一青楼女子赎身。刘中行不由笑道：“如此说来，陈老板要纳一美妾了。……”

因陈宝童索借数目太大，刘中行不能不慎重考虑一番。